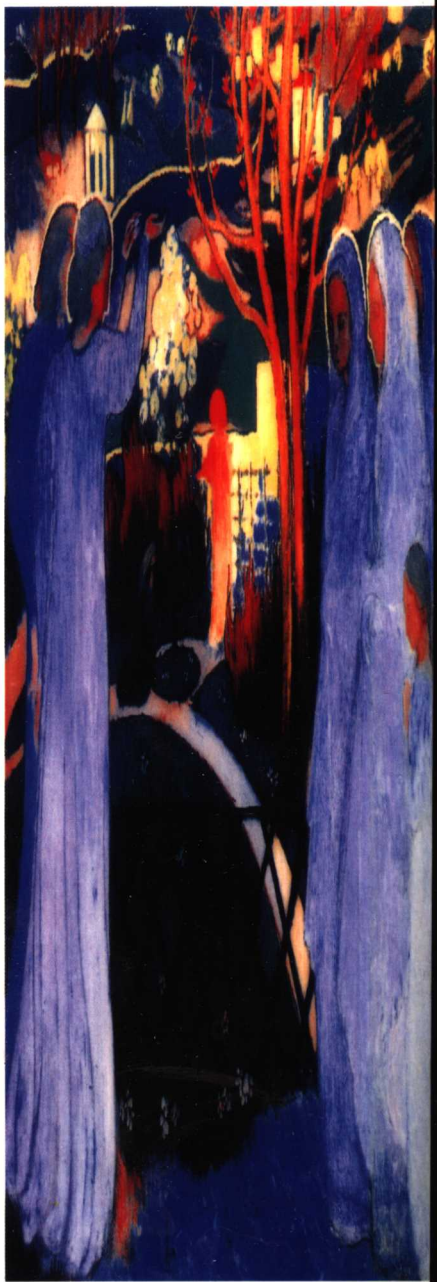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

圣徒传奇

福楼拜 ◎著 谭立德 ◎译

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圣徒传奇

[法]居斯达夫·福楼拜 著
谭立德 胡宗泰 译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徒传奇/(法)福楼拜(Flaubert,G.)著;谭立德译.

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5.1

(世界名篇必读)

ISBN 7-5033-1751-5

I.圣… II.①福… ②谭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6352 号

书 名: 圣徒传奇

作 者: 福楼拜

译 者: 谭立德 胡宗泰

责任编辑: 姜念光

装帧设计: 乔 玉

责任校对: 吕红英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诚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51-5/I·1349

定 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前 言

《圣徒传奇》(原书名为《三故事》)是法国作家居斯塔夫·福楼拜(1821—1880)生前最后一部作品。其中包括《一颗单纯的心》、《圣徒行善者朱利安传奇》和《希罗底亚》三篇故事。

《一颗单纯的心》描述了女仆费莉西泰平凡而感人的一生。她勤劳朴实、心地单纯。虽然,她一生坎坷,备受冷漠和欺凌,环境把她造就成一个思想狭隘,笃信宗教,听凭命运摆布的人,但是,这些不幸没有使她变得冷酷,反而唤起她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。小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,结构非常紧凑,作者娴熟地运用冷峻的白描手法,来刻画生活的真实,用抓住特征的三言两语,再现环境以及这个环境造就的人物。种种看似平淡无奇,但具有典型意义的、传神的细节描写,使人物形象鲜活而丰满。小说所独具的这种朴素的力量,深深打动人的心弦,一经发表,立即在世界文坛引起反响。高尔基赞不绝口地说道:“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……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,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‘乏味’的一生的小说里去,就这样使我激动呢?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……”

《圣徒行善者朱利安传奇》也是描写一个人的一生,但是主

人公取自于民间传说。圣徒朱利安的一生可以分为武士和教士前后两个时期。福楼拜将一个民间传说的故事加以逼真的刻画,运用夸张的手法,更加凸现出故事的神秘色彩。有评论家认为,“法国文学的叙事散文里,或许没有别的东西比《圣徒行善者朱利安》更加丰盈,更加宽广,更加严谨的了。”

《希罗底亚》则是叙述从早到晚,一天里发生的故事。撷取《圣经》中关于施洗者约翰被害经过的记载,结合古犹太历史史实,展现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。作者通过对风俗逼真的描画,运用细腻的笔触,奇巧的构思,层层展示矛盾的心情,利害的冲突,精神与物欲的对立,犹如一幅幅表现古代历史的画面跳跃于读者的眼前。王尔德的独幕剧《莎乐美》的背景就是出自于这部小说。

福楼拜从13岁开始创作,《秋之韵》(又译《十一月》)标志他早期创作的终结。这部作品抒发了年轻的福楼拜的忧思愁怀,具有很深的浪漫主义影响的烙印。

福楼拜是位高超的艺术家,他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小说家,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。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发展了十九世纪的叙事文学。他在写作中始终置身于作品之外,笔触客观而冷峻,为此,法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把福楼拜奉为现代小说的先驱。他这种“纯客观”的艺术手法,对十九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成具有很大影响,莫泊桑、左拉、都德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。

译者

目 录

前 言	译者 1
一颗单纯的心	1
圣徒行善者朱利安传奇	40
希罗底亚	75
秋之韵	116

一颗单纯的心

谭立德 译

—

半个世纪以来，主教桥的太太们都在羡慕奥班太太有费莉西泰那样的女仆。

为了一年一百法郎的工钱，费莉西泰烧饭做菜，收拾房间，缝纫，洗涤，熨衣裳，还会套马、喂家禽、炼黄油，而且，对女主人赤胆忠心。然而，奥班太太可不是一个随和的人。

奥班太太曾嫁给一个没家没业的英俊男子。他在1809年初便撒手人寰，给她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笔欠债。于是，她卖掉她的不动产，除了多克和热福斯两处的农场没有卖，这两所农场每年至多不过五千法郎的进项。她离开了在圣梅莱纳的住宅，搬到一所开销少些的房子里住。这所房子是她祖辈传下的，就在菜场后面。

这所房子的屋顶铺着石瓦片，一边是一条小巷，另一边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街。屋子里的地面凹凸不平，稍不留神就会绊脚。一间狭小的门厅隔开了厨房和正厅。奥班太太整天就呆在这

间正厅里，坐在窗前的一张麦秆编的靠椅上。八把桃花心木的椅子，一溜儿贴着漆成白色的护壁板摆放。晴雨表下，一架旧钢琴上放着一堆匣子和纸板盒，堆得像座金字塔。两把带有绒绣软垫的圈椅分别摆在壁炉两旁，壁炉是路易十五式的用黄色的大理石砌成。中间有一摆钟，就像一座维丝塔神庙^①。整个房间有点霉味，因为，地面比花园还要低。

上了二楼，先是“太太”的卧室，这个房间很宽敞，墙上裱着印有浅色花朵的墙纸，并且，挂着穿着“麝香公子”^②服饰的“老爷”遗像。卧室连着一间小一些的卧室，里面有两张没有铺床垫的小孩床。然后，就是客厅。客厅的门一直关闭，里面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。再往里走，有一条走廊，通往一间书房；书柜从三面围着一张大大的乌木书桌，书柜里是一些书籍和废纸。两旁的护壁板上，挂满了钢笔画、水彩风景画、奥德朗^③的版画，这些都让人想起美好时光和消失了的奢华。一扇天窗照亮了三楼费莉西泰的房间，从窗户望出去，可以看见牧场。

费莉西泰天一亮就起床，生怕错过弥撒。她手脚不停地干活，直到天黑；然后，用过晚餐，她收拾好碗碟，关上大门，在炉灰下添过劈柴，就在炉膛前睡着了，手里还捏着一大串念珠。买东西讨价还价时，没有人比她更执拗。至于说到干净，那一个个锃亮的锅能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。她非常节俭，吃饭时慢慢吞吞，还用手指把桌子上的面包屑沾得干干净净——一块重十二斤的面包，是专门为她烤的，够她吃二十天。

① 维丝塔，古罗马的灶神，女性，庙的形状像一个圆亭。

② 麝香公子是法国1794年热月政变时期的年轻保王派，他们的服装为灰色燕尾服，绿领带，紧腿裤，身上带麝香。

③ 奥德朗，法国著名版画世家，其中钱拉·奥德朗(1640—1703)最为有名。

一年四季,她都披着一块印花布头巾,用别针在背后别住,戴一顶把头发全遮住的软帽,脚上穿一双灰色的袜子,系了一条红色的裙子,短上衣外加一条带护胸的围裙,就像医院里的护士那样。

她的脸瘦瘦的,嗓音尖尖的。她二十五岁时,看上去有四十岁。可是一上五十岁,别人就无法看出她的年纪了。她总是默默无语,腰板挺得直直的,举手投足很有节奏,好像一个木雕的女人,在机械地动作。

二

她和别的女人一样,也有过她的恋爱史。

她的父亲是泥水匠,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。接着,她母亲也去世了。姐姐们为了谋生而各奔东西。一名佃农收养了她,小小的年纪,他就使唤她去田野放牛。她穿着褴褛的衣衫。冻得直哆嗦,口渴时,就趴在地面喝池塘里的水,无缘无故就挨打,最后,竟被撵了出去,说她偷了三十个苏^①,这可是莫须有的罪名。她就到另一所农庄,在那儿专管家禽,可是,因为东家喜欢她,她的伙伴们就嫉妒她。

八月的一个夜晚(那时,她已经十八岁了),他们带她去考勒镇参加聚会。一到那儿,她立刻就晕头转向了,喧闹的提琴声,树丛间亮闪闪的灯光,色彩斑斓的服装,各色各样的花边,金十字架,还有那跳跳蹦蹦的人群,看得她直发愣。她畏畏缩缩地呆在一旁,这时,一个两肘支在一辆两轮车车辕上吸着烟斗,看上去

① 苏:法国辅币名,现相当于1/20法郎,即5生丁。

挺有钱的年轻人走了过来，邀请她跳舞。他请她喝苹果酒，喝咖啡，吃点心，还送她一条丝绸头巾。他自以为费莉西泰猜透了他的心思，便提出愿意送她回家。走到一片麦田时，他粗暴地把她翻倒在地。费莉西泰害怕得大声叫喊起来。他只好走开。

另一天晚上，在通往博蒙镇的路上，一辆满载着干草的大车慢腾腾地向前行走，费莉西泰想超过这辆车，当她贴近车轮走过时，认出了赶车的就是泰奥多尔。

他泰然自若地同她攀谈起来，说那天的事一定要原谅他才好，因为，“毛病出在喝多了”。

她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，一心想逃开。

泰奥多尔立刻转过话题，说起收成和镇上的一些显要人物；因为，他的父亲离开了考勒镇，搬到埃考镇的农庄来了，因此，他们现在已经成了邻居。

“啊！”她脱口而出。

他接着说，家里想要他快点成亲。尽管如此，他可并不着急，要等到一个自己中意的女子。费莉西泰低下脑袋。于是，他问她是否想嫁人。她微笑着回答他说，嘲笑人可是要不得的。

“不，我向你发誓！”

他伸出左臂搂住她的腰；她就让他搂着往前走；他们放慢了脚步。风轻柔地吹拂，星星在闪闪发亮，一大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摇摇晃晃；四匹辕马也慢悠悠地拖着步子，扬起了尘土。过了一会儿，用不着吆喝，它们就往右拐了弯。泰奥多尔又一次亲吻了她。随即，费莉西泰便消失在夜色中。

下一个星期，泰奥多尔就同她约会了。

他们在院子尽里头墙后面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下相会。她并不像小姐们那样天真——牲口早就教会了她；但是，理智和保住

贞操的本能使她免于失身。她越是不顺从，就越发激化泰奥多尔的爱情。因此，他为了使自己满足（也许出于天真），竟至于提出要娶她为妻。她半信半疑。他则指天誓日。

不久，他就承认自己有些令人烦恼的事情。去年，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个替身^①，但是，他随时都可能被征入伍；一想到去服兵役，他就害怕。对于费莉西泰来说，他的这份胆怯却是爱情的证明，她就越发柔情满怀，加倍爱他。她夜里悄悄溜出来同他约会，泰奥多尔又是忐忑不安，又是苦苦哀求，使她苦恼万分。

最后，他声称要亲自去省政府打探消息，并说好下个星期天夜里十一点至半夜之间，带消息回来。

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她跑去同她的爱人会面。

但是，他没来，她见到的是他的一个朋友。

他告诉费莉西泰，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泰奥多尔为了逃避征召，娶了一位富有的老寡妇，多克镇的勒乌塞夫人。

这是一种锥心泣血的痛苦。她扑倒在地，痛哭失声，呼喊上帝。然后，独自一人在田野里嘤嘤哀泣，直到天亮。后来，她回到农庄，宣称她打算离开那儿。到了月底，领了工钱，她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包在一块头巾里，来到主教桥。

在一家客店前，她向一位戴着寡妇帽子的太太打听，这位太太恰好在找一名女厨子。虽然年轻姑娘没多大能耐，但看上去实心实意，而且，要求也不高。奥班太太终于说道：

“好吧，我用你了！”

一刻钟后，费莉西泰就在她家安顿下来了。

① 当时法国规定二十岁的青年有应征入伍的义务。有些有钱人家就买一个穷人做替身。

起先,由于主人处处讲究家风,而且,对老爷的回忆笼罩着一切,使得费莉西泰总是胆战心惊地过日子。保尔和维吉尼,一个七岁,一个刚四岁,费莉西泰觉得他们是用贵重材料造就的,她把他們驮在背上,像一匹马似的。不过,奥班太太不许她时时亲吻他们,这使她挺难受。然而,她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安宁的环境里洋溢的柔情渐渐化解了她心头的忧愁。

每星期四,几位常客来玩波士顿^①。费莉西泰预先准备好纸牌和脚炉。他们八点整到,钟敲十一点前告辞。

每星期一早晨,以林阴小道为家的旧货商就地摊开他的废铜烂铁。接着,镇上人声鼎沸,还夹杂着马的嘶叫声,羊羔的咩咩叫声,猪的呼噜声和街上小推车发出的嘎嘎声。将近中午时,赶集到了高潮。一名身材高大的老农民出现在门槛前,鸭舌帽歪戴在脑后,长着一只鹰钩鼻,这是热福斯农场的佃农罗伯兰。过了一会儿,多克农场的佃农里埃巴尔也来了,他个子矮小,一头红棕色头发,胖胖乎乎,穿着一件灰色上衣,皮绑腿上绑着马刺。

他们俩给女东家送来母鸡或奶酪。不管他们怎样耍花招,费莉西泰每次都揭穿他们的诡计。所以,他们走的时候,总是对她充满敬意。

奥班太太不定期地接待她的一位叔叔格雷芒维尔侯爵的来访。放荡的生活使他破了产,如今住在法莱士他最后的一小块土地上。他总是在用午餐的时候到,带着一非常难看的鬃毛狗,狗爪子把所有的家具都弄脏了。尽管他努力摆出贵族派头,甚至,每当他说到先父时都要摘下帽子,可是,他恶习不改,一杯杯地给自己斟酒,随口说几句轻佻话。费莉西泰客客气气地把他推

① 波士顿系旧时一种纸牌游戏。

出门外,一边说道:

“您喝得可以了,格雷芒维尔老爷!下回再来吧!”

说毕,她关上大门。

她总是高高兴兴地给布雷先生开门。他从前是诉讼代理人。可是,他的白领带和秃头,他衬衫前襟的花边,宽大的棕色礼服,还有他弯起胳膊吸鼻烟的姿态,他整个人的模样,都使她感到诚惶诚恐,就像我们见到显要人物时那样。

因为,他管理夫人的产业,所以,他一连几个小时同太太一起关在老爷的书房里。他总是怕自己受到牵连,对官府恭恭敬敬,自命精通拉丁文。

为了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教育孩子,他送给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作为礼物。这些图片印着世界各地风光,有头戴羽毛的吃人生番,有抢走小姐的猴子,有沙漠中的贝督因人^①,还有一条被鱼叉击中的鲸鱼,等等。

保尔把这些画片解释给费莉西泰听。这就是她接受的全部文学教育。

孩子们的教育由居约承担。这是一个受雇于镇政府的可怜虫,因写得一手好字而出名,他还会在靴子上磨自己的小刀。

天气晴朗的时候,全家人一大早就去热福斯农庄去。

那儿的院子在斜坡上,房子在院子中央;远处,大海显得就像一块灰色的斑点。

费莉西泰从筐里取出冷肉片,大家在牛奶棚后面的一套房间里用午餐。这里原先是一幢别墅,现在只剩下这一套间了。破破烂烂的墙纸随着穿堂风抖动不已。奥班太太回忆起往事,不免

① 贝督因人,生活在北非和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。

触景生情，耷拉下脑袋；孩子们连话也不敢讲了。

“你们去玩吧。”她说道。

他们拔腿就溜走了。

保尔爬上谷仓去逮小鸟，往水塘里打水漂，或者用棍子敲大木桶，声音就像打鼓声。

维吉尼则去喂兔子，或跑来跑去地采矢车菊，她两条腿跑得飞快，连绣花衬裤也露了出来。

秋天的一个傍晚，他们穿过牧场回家。

上弘月照亮了一角天空，夜雾像一条纱巾飘浮在多克河蜿蜒曲折的河面上。一群牛躺在草地中央，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路过那儿。到了第三块牧场时，有几头牛站了起来，随后，开始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。

费莉西泰说道：“不用害怕！”

她一边轻轻地哼着一种类似悲歌的曲调，一边抚摸着靠得最近的那头牛的背脊；牛就转过身去，其他的牛学着它的样子，也转了过去。但是，就在他们穿过了下一片牧场的时候，猛地响起了一声可怕的哞哞声。原来是一头被雾遮住了的公牛。它朝着两个女人过来了。奥班太太拔腿要跑。

“不！不！别那么快！”

然而，她们还是加快步子，只听得身后浓重的喘息声越来越近。牛蹄仿佛铁锤一般敲打着牧场的草；啊！它现在奔跑起来啦！费莉西泰回过头来，两只手抓起土块，朝牛的眼睛扔去。它低下脑袋，摇晃一下犄角，气得浑身颤抖，连连发出令人恐怖的哞哞声。奥班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已经跑到牧场的尽头，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跨过这道高高的围子。费莉西泰一直面对着公牛，一步步往后退，不停地朝它扔草皮块，使它看不清楚；她一边扔，一边

喊道：

“快跑！快跑！”

奥班太太跑下沟渠，边跑边推维吉尼，然后，又去推保尔，她几次试着爬上去，却又摔了下来，最后，鼓足勇气，总算成功了。

公牛已经把费莉西泰逼到一道栅栏前，它喷出的唾沫溅到她的脸上；再过一秒钟，它就要捅破费莉西泰的肚皮了。幸亏，她正好从两根栅栏木之间钻了出去，那头庞大的畜生反倒吃了一惊，站住了。

好几年来，这件事成了主教桥的谈话资料。费莉西泰倒并没有为此而感到骄傲，她甚至没想到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。

她一门心思在照料维吉尼；因为，这孩子受了惊吓，神经出了点毛病，蒲帕尔医生建议她去土镇，进行海水浴治疗。

那个时候，洗海水浴并不多见。奥班太太到处打听情况，又向布雷先生请教，然后，就像要出远门似的做好准备工作。

动身的前一天，行李由里埃巴尔用车先送走了。第二天，他牵来两匹马，一匹套着备有天鹅绒靠背的女用马鞍，另一匹马背靠后些的地方，放着一件卷成坐垫模样的斗篷。奥班太太骑上马，坐在里埃巴尔后面。费莉西泰则负责照顾维吉尼，保尔骑的是从勒夏杜瓦先生那儿借来的驴子。借驴子的条件是要小心照料。

这条路极其难走，以至于八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。或者，马肢陷在泥地里，直到踝骨处，要拔出来，就非得猛地摇晃几下屁股；或者，马腿缠在车辙上；有时候，马就得跳着走。里埃巴尔的母马走到某些地方，就止步不前。他耐心地等着它重新起步；这时，他就讲些沿路地主的事儿，除了故事，还补充一些道德思考。因此，当他们来到多克镇中心，走过旱金莲围绕的一排窗

户前，他耸了耸肩，说道：

“瞧，这里一位勒乌塞太太，不找个年轻人，反倒……”

费莉西泰没有听清下面的话，因为，马匹正在小跑，驴子也跑得挺快；全部人马走进一条小路，一道栅栏门开开了，出来了两个男孩，于是，他们在几乎就设在门槛边上的粪水池前下了马。

里埃巴尔大妈见到女东家，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。她立刻摆好午餐，有牛里脊、大肠、猪血香肠、烩鸡块、有泡沫的苹果酒、水果馅饼和酒浸李子。她不停地说些客套说，说夫人的身体显得更好了，小姐出落得越发漂亮啦，保尔少爷也特别“结实”，同时，她不忘记提一下去世的祖父母；里埃巴尔家已经好几代为主人家当差，他们早就认识老主人了。农场就像他们一样，显得十分古老。屋顶的小梁已经被虫蛀蚀，墙被烟熏的黑黢黢的，门窗玻璃灰蒙蒙的，全是尘土。一只橡木餐具架里，摆着各式各样的器皿：水罐、碟子、锡碗，还有捕狼的器械和剪羊毛的剪子；一只硕大的喷射器把孩子们逗得直乐。三个院子里，没有一棵树底下不长蘑菇的，或者在枝桠间长出一簇榭寄生。风已经刮倒了一些苹果树。它们又从半腰生长；棵棵树都被累累果实压得树枝弯曲。茅草铺的房顶好像棕色的丝绒，厚薄不匀，却能抵挡狂暴大风。不过，车棚已经坍塌；奥班太太说，她会放在心上，然后，她吩咐重新套上牲口。

他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土镇。这一小队人马下马，徒步通过埃考尔悬崖，这座悬崖突出在停泊的船群的上空。三分钟后，他们到达码头尽头，走进大卫大妈开的“金羊羔”客店的院子。

刚过几天，维吉尼就感到不那么虚弱了，这是换空气的效果

和海水浴的作用。她因为没有游泳衣,就穿着衬衫游泳;女仆在一间供浴客使用的海关的小屋里给她换衣服。

下午,他们骑着驴翻过黑石崖,到海纳克镇那边去。一条小径先是顺着岗峦起伏的地面向上延伸,两旁犹如公园的大草坪,然后,到一片高地,那儿,牧场和耕地错落相间。路边的荆棘丛里,一株株冬青耸立着;一棵干枯的大树向着蔚蓝的天空,这里那里地伸出一枝枝弯弯曲曲的枝杈。

他们几乎总是在那一块草地上休息,左边是多维尔镇,右边是勒阿佛尔,前面则是大海。阳光下,大海闪闪发光,平滑的海面犹如一面镜子,安静得几乎听不见它潺潺的水声。几只麻雀躲在一边啁啾鸣叫,寥廓的苍穹覆盖着这一切。奥班太太坐着做针线活儿;维吉尼在她身旁编灯心草,费莉西泰在摘熏衣草的花儿;保尔觉得无聊,直想走开。

有时候,他们乘船渡过多克河去捡贝壳。退潮后,露出一些海胆、石决明和水母;孩子们跑来跑去追逐被风吹起来的一团团海水泡沫。平静的海浪,沿着海滩,缓缓地落在沙地上;海滩一望无际,但是,在陆地那一边,以沙丘为界,把它同像跑马场似的马雷大牧场隔开。但是他们从那儿往回走,每走一步,位于山坡尽头的土镇也就越来越大,大小不一、参差不齐的房子仿佛错落纷杂的花朵在欢快地绽放。

天气太热的时候,他们就不出门。室外,耀眼的阳光透过软百叶窗片投射进来一道道亮光。村子里悄无声息。人行道上阒无一人。这样的幽静越发显得一切都是那么安宁。远处,传来船工的铁锤敲打船底的咚咚声,一阵闷热的海风送来了柏油的气味。

他们的主要消遣是看渔船返港。渔船一过航标,就开始逆风换抢行驶,船帆降到桅杆三分之二高处;前桅帆被吹得鼓鼓的,